

90后驻村干部692篇扶贫日记背后的故事

“广阔天地，大有可为”

两年前，天津大学硕士毕业生骆胤成初到云贵崇山深处时，把这句话写在了第一篇扶贫日记里

此后的两年时间，他以驻村干部的身份，用692篇扶贫日记，记录下蜿蜒在祖国西南峻岭中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县翻天覆地的变化

本报记者白佳丽、宋瑞

选择互联网大厂，还是留校任教？选择北上广深，还是新一线创业，还是回归故土、建设家乡？属于年轻一代的选择那么多，“90后”骆胤成却转身向西，深信“广阔天地，大有可为”！

两年前，天津大学硕士毕业生骆胤成初到云贵崇山深处时，把这句话写在了第一篇扶贫日记里。此后的两年时间，他以驻村干部的身份，用692篇扶贫日记，记录下蜿蜒在祖国西南峻岭中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县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定格了老百姓摆脱困顿生活后的张张笑脸。

初见：山路十八弯里“吐了两次”

2019年2月25日 黄板坪村

从丽江市到宁南县，再到黄板坪村，弯弯曲曲的丽宁公路有多处180度的急转弯，一边是险峻的大山，一边是山谷和金沙江，形成山路十八弯的奇观。路边经常会看到落石、滑坡和出车祸的车辆。特别是在跨过金沙江的路段，短短的20公里路，有1000多米的落差，耳朵会因为明显的气压变化感觉像坐飞机一样。这一路，我晕车呕吐了两次。

这天，26岁的骆胤成告别了海滨之城天津，作别了培养自己的天津大学。沿着蜿蜒曲折的公路，去往他要驻守的云南省丽江市宁南彝族自治县大兴镇黄板坪村。

从学生到选调生的身份转变，犹如蜕变，即便做好了忍受艰苦的思想准备，但实际情况远比想象得更艰难。单单是进村的路途，就让他认清了现实。

现状，在他面前缓缓展开——黄板坪村夹在两座大山之间，村民们世代在山顶和狭长的峡谷之中生活，地势险峻、交通不便、干旱缺水。村里随处可见用木头搭建的简易房屋，四处透风，与“房子”的概念差距甚远。由于日照强烈，当地男子皮肤黝黑，女子都带着像风筝一样的彝族帽子。这是骆胤成对工



2020年9月29日，骆胤成（右二）在云南省宁南县大兴镇黄板坪村与农户交谈。受访者供图

作地的初印象。

“739户3037人，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97户1786人，贫困发生率超过50%。”“山洪、地震、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更是多发。”一组组数据背后，是从小生活在云南曲靖的他，从未接触过的世界。

生活，也多有无奈——水管里时常流着黄色的水，需要静置一晚才能烧来喝。宿舍铁门无法上锁，墙壁的裂缝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。更吓人的是，早上醒来，枕头边常会有蚂蚁、蜘蛛“相伴”。

“但是，脱贫攻坚决胜的号角正在全国吹响，我没想着撤退，脑海里都是母校的那句‘家国情怀’。”骆胤成说。

荆棘：脚下的刺痛和心里的刺痛

2019年3月25日 黄板坪村

伴着第一缕朝阳，我打起了12分的精神。可从第一家农户出来，刚走了两步，突然感觉脚掌被扎了一下，心想难道是踩到刺了？抬脚一看，一根超过2厘米的刺，扎穿了鞋底，扎破了袜子，扎进了脚掌，流出了血液，疼痛感直刺到心里。算是自己倒霉吧，忍着疼痛继续翻山越岭入户调查。

3月的这一天，工作照常展开，骆胤成却过得并不顺利。

初来乍到的日子，骆胤成每天背着各类入户调查表格，带着宽檐大帽，穿着旅游鞋，跟着村干部手脚并用攀爬陡峭的山坡，走进一个个农户家探访。他需要尽快熟悉情况。

黄板坪村的村民居住分散，有的村民住在山脚，有的村民却在山顶，最远的农户，得

开车一个小时再步行一个小时才能到达。为了走访更多人家，他忍痛坚持。

而比起路途的艰难，工作如何开展更令他苦恼。“最难的就是自己说的普通话村民一句也听不懂，彝族语我也一句不会，只好硬着头皮通过村干部‘翻译’。”

那天深夜，脚上的疼还没退去，心中的痛却已经到来。走访完农户回到村委会，已经疲惫不堪的骆胤成收到了远在600公里外的家人传来的噩耗——外公去世了。“那时心里的痛，比脚底被扎痛得多。但工作队时间紧、任务重，缺不了人手。”

他含泪在日记中写道，“回忆，思念，着急，难受，心里五味杂陈”，但他又给自己鼓劲儿，“既然选择，就要义无反顾！”

擦干眼泪，步履不停。两个多月后，骆胤成终于走遍了山脚到山顶的每一家农户，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基础数据。与村民们同苦同劳，骆胤成踏实的干事风格也获得了认可。“他们虽然听不懂我说的话，但知道我是对你们好。”

脱困：在广阔天地中寻出路

2019年4月28日 黄板坪村

其实有很多村民很想脱贫，过上小康生活，但最主要的还是受到落后理念的限制，不知道怎么才能摆脱贫困。

如何摆脱贫困，是这天骆胤成日记中的主题。

村民杨六斤便是典型的代表。骆胤成忘不了第一次来到杨六斤家的情景，一家四口挤在破烂不堪、不遮风不避雨的木瓦房里，室内地面上甚至长着杂草，屋子里除了一张床外

没有任何家具。牵来一根电线，点亮一盏灯，这是唯一的电器。

“他们夫妇都是残疾人，生活条件之差，常人难以想象。”骆胤成说。很快，他和同事们帮夫妻二人办了残疾证，并申请到残疾补贴，帮助他们靠种植玉米、花椒、养殖生态猪等方式获得生活收入。

和杨六斤一样，很多村民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。骆胤成在日记里分析，“有产品，没商品”，成了“穷根”之一。

“农户家里有蜂蜜、土鸡等土特产，但他们不懂得拿出村外销售，而是习惯性地等待上门统一收购，赚不到多少钱。”骆胤成说。

为此，他和工作队员们将村里的好产品搜集起来，分装成小份，租了辆小货车，拿到城里卖，价格竟然翻倍。首次尝试就卖出了1万多元，让村里老乡乐开花。渐渐地，村民也学会了出去寻“商机”。

贫困的根源在哪？出路在何方？

凌晨3点，骆胤成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感悟：“贫困群众在政府拉一把的同时，还要努力往前走一步，最终一定能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！”

画梦：为大山的孩子插上翅膀

2020年5月13日 大兴镇

顺手做一点点善意的行动，能影响到这群大山里可爱淳朴的小孩子。

这天，骆胤成酝酿已久的“开学第一课——梦想是什么”终于落实了。日记里的他，无比兴奋地写下这句话。

“火箭是怎么发射到天上的”“天上真的有星星吗”“我希望未来当老师”“我要当人民警察”……大山里的孩子们，第一次勇敢说出了自己的好奇与梦想。

2020年5月中旬起，调任大兴镇挂职党委副书记的骆胤成策划了“微课堂”“微心愿”“微梦想”“微图书”等系列主题活动。他拉着几个年轻人一起，每周从镇上赶到黄板坪完小，为这里的104名学生“画梦”。

“孩子们看到视频上北京的高楼大厦觉得不可思议，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楼。他们最远就到过县城，眼前所见基本上都是6层楼以下的小楼房。”骆胤成说。

骆胤成愈发意识到，教育才是拔“穷根”的根本之策。“短期扶贫靠房子，中期扶贫靠产业，长期扶贫靠教育！”

画梦并不仅仅在课堂，更在生活中。在世代与贫困斗争的穷山村，“读书无用论”依然存在。骆胤成走访全村后发现，2019年全村考上本科学院的学生不超过5人，很多学生初中毕业后，就在商场、建筑工地等地打工。

为了把辍学的孩子“拉”回课堂，骆胤成想了不少办法——先让各村（社）第一轮入户动员，仍拒绝入学的，由骆胤成逐一进行第二

动员，最后请镇党委、政府、各村（社）集中走访“钉子户”。坚持一年后，竟成功动员了42名辍学生和229名“两后生”重返校园。

去年9月18日，骆胤成的日记中记载了如何“拯救”一名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贫困生的经历。

“有天上班途中，我接到了大连大学招生办的电话，说我们大兴镇拉都河村的肖立伟在学校开学后一直没有报到。”几经周折，骆胤成联系上了肖立伟，发现肖立伟父亲在他出生当年就去世了，5年后母亲改嫁，肖立伟与哥哥相依为命。但由于凑不够学费，他谎称没收到录取通知书，打消了大学梦。

骆胤成得知后，心急如焚地忙前忙后，很快就帮助肖立伟申请到8000元助学贷款。

9月23日，兄弟俩发给骆胤成一张站在大学校门前的照片。“我会一直关注这两兄弟，祝他们早日改变命运，并与我分享幸福的喜悦。”骆胤成在日记里承诺。

收官：送自己一朵小红花

2020年10月25日 黄板坪村

有种终于如释重负的感觉。

这一天，黄板坪村迎来了国家第三方脱贫考核组。考核结束后，骆胤成的日记里多了这行字。

去年11月，被贫穷困扰了千百年的宁南县终于甩掉了贫困的帽子，成为云南省最后一个退出贫困序列的县（市）之一。

“我的微信朋友圈都被脱贫公告给刷屏了！”骆胤成言语里还是喜悦。

在扶贫的一线，骆胤成见证了中国减贫中肉眼可见的变化。农户家里破破烂烂的木瓦房变成崭新的洋房，村里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变成了平整牢固的水泥路，用木头搭建的简易独木桥变成了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桥面。网络信号全覆盖、自来水入户、供电有保障。

贫困村的每一寸“细胞”，都实现着跨越。更重要的是，村民的思想也变了。“他们懂得了‘幸福是奋斗出来的’的道理，这样的转变真给人鼓劲儿。”

通过692篇“扶贫日记”回顾这一切，骆胤成想送自己一朵开在这山岭间的“小红花”，同时也对“青春”有了更深的体悟。

“最初义无反顾选择做选调生，身边的同学总会质疑。这两年通过我的体验、我的讲述，他们转而钦佩我的选择。”骆胤成说。

然而，脱贫只是一个开始，更大的目标摆在他的面前——乡村要振兴！

“正好这段时间，大兴镇下辖的15个村委会在换届选举，以前15个村的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年龄都在50岁以上。可是这一次，有5个村委会的书记都在25岁左右，最小的是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，其中8个村委会还分别配有一名乡村人才回引的大学生。这就是未来振兴乡村的希望！”骆胤成兴奋地介绍。

科学家郭国平：为中国“量子算力”奋斗

新华社合肥1月26日电（记者代群、徐海涛、陈诺）单比特、两比特、三比特、六比特……比特数增长的每一步，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、国家重大研究计划“半导体量子芯片”首席科学家郭国平与团队来说，都是量子计算研究领域的一大步。他们多年追逐量子中国梦，实现零的突破，跟上国际先进科研机构的节奏。

郭国平说，研究量子计算就像“用一个一个原子垒起一座金字塔”一样难，但为了中国早日有“量子算力”，他愿为此奋斗终生。

一位“科技青年”的报国理想

在蒸汽机时代，马力就是国力；在信息时代，算力就是国力。

中国，一定要有自己的“量子算力”！15年前，一位在国内接触量子算力的大学生开始萌发心中的理想。

1977年出生的郭国平是江西南昌人，1996年考入中科大。在这里，他接触到著名量子信息学家郭光灿的研究团队，开始学习量子光学，从事量子通信及量子信息器件研究。

2005年，郭国平因为量子通信科研成果获得中科院院长特别奖，同年获得中科大博士学位并留校。但是，他做出了一个“很傻”的决定，放弃已经做得风生水起的量子通信研究，改做量子计算。

20世纪80年代，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·费曼等人提出构想，基于两个奇特的量子特性——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构建“量子计算”。相较于电子计算机，量子计算机理论上的运算能力将有几何级数的增长，被认为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动力。

“那时候我被问的是‘愣头青’。量子计算当时在国内的基础近乎空白，与先发国家差距巨大，研究很花钱，又难出论文。”郭国平说，他愿做“愣头青”，因为“这个东西对国家太重要了”。

从芯片设计到纳米加工、检测、软件编程，

量子计算机涉及物理、机械、软件等多个学科。在导师支持下，郭国平建立了半导体量子芯片研究组，竞争国际量子计算的制高点。

经过艰苦努力，研究组在国内首次实现了量子霍尔效应，并先后实现了基于半导体的单比特、两比特、三比特量子计算。

为国之算力聚集量子团队

近年来，量子计算研究进展迅速，但产业发展刚起步。“由于缺乏对口的企业，我们早期毕业的博士生可谓‘毕业就失业’。”郭国平的第一个博士生张辉说，他毕业后在上海从事金融相关的工作。

人才的流失、产业的缺位，让郭国平坐不住了。

2017年，40岁的郭国平驶上了又一段人生新航道，在实验室里二次创业办起公司——合肥本源量子计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。“本源量子”寓意“量子技术追溯科技本源”。

“本源创立之初就是肩负国家使命和个人的情怀理想。我们希望在量子计算上，能够为国家抢到足够多的核心专利，让中国能够在全球量子计算科研领域占有一席之地，能够紧跟国际领先的科技步伐。”郭国平说。

公司初创期间，资金匮乏时，郭国平卖掉自己的一套房子保住公司；公司走上正轨后，郭国平名下股份估值近亿元人民币，他将这些股份无偿分给研发团队的年轻人。

如同一颗磁石，本源吸引了来投资，更吸引了一批与张辉一样的量子专业毕业生回归。团队从2017年的10余人，到如今的上百人，研发人员占比超过75%，研究生学历人才超40%。

“人才是本源量子最大的优势，也是量子计算领域最重要的资源。量子力学有两个概念叫‘纠缠’和‘相干’，我跟学生说，你们现在散落在全球各个地方，有一天我们会‘再纠缠，永相干’，希望你们都能‘若有战，召必回’。”郭国平说。

去年9月，在郭国平带领下，团队自主研发六比特超导量子计算云平台正式上线，全球用户可以在线体验来自中国的量子计算服务。

永不言弃

切割硅基板、在长宽不到一厘米的芯片上焊线、芯片样品检测分析……出自郭国平团队之手的第一代超导量子芯片被命名为“夸父”。逐梦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。

这几年，哪怕是节假日，郭国平不是在实验室，就是在去往实验室的路上。在他看来，如今每一分每一秒都弥足珍贵。目前，世界多国在研制量子计算机，这是一条无形的赛道，都在朝着实现通用型量子计算机的目标努力。

合力，此时显得尤为迫切。郭国平告诉记者，量子计算机的研发，需要多种不同学科、不同产业方向的融合协作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。只有越来越多不同行业的企业加入研发，才能让量子计算有更多应用场景，从而极大地推动量子计算机的研制效率。基于这一初衷，本源量子构建了量子计算产业联盟，与金融、生物医药、化学材料、人工智能等产业开展合作。

“我相信，量子计算最终可以服务于我们的衣、食、住、行、医。”谈及未来，郭国平眼里有光：量子计算能够扩展科学界对分子结构和特性进行模拟的能力，有望为新一代药物和疫苗研发、新材料的设计、智能制造等模拟设计提供更强大的工具。

目前，他们已在研发下一代超导量子芯片与量子计算机控制系统，预计今年推出第二代20比特的“悟源”超导量子计算机，未来两年内实现50比特到100比特的量子计算机。

“我们目前取得的成绩，只是‘万里长征’走出的一小步。”郭国平说。“但是，正如蒸汽机第一次被装在马车上，谁能想到它孕育着改变世界的力量。”

女大学生众筹11万元，不为创业为了她

图为1月16日，柏露（右一）和罗梦琪一家合影。

2001年出生的柏露家住贵州省安顺市，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。

2020年暑假，她参加了一家公益机构组织的“圆满假期”活动，来到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松山镇团坡村，结识了患有先天性右耳耳道闭锁的10岁女孩罗梦琪。

2013年，罗梦琪的爸爸张金全确诊血友病，后来她母亲离家出走。不久，张金全病情开始恶化，2020年几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行动只能靠电动轮椅。由于父亲生病，罗梦琪一家人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，当地政府将他们家纳入了低保。“基本生活没有问题，就是没钱给孩子治病。”张金全说，经过医生评估，要解决小梦琪右耳的听力问题，一共要做3次手

术，治疗费用需要10万元左右，“家里实在拿